

學佛篇

許止淨題



民國十九年六月第二版

學佛篇

著 者 聶 其 杰

發 行 者 上海 遼 陽 路 聶氏家言旬刊社

印 刷 者 國 光 印 書 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號

如慈善家欲
印以送人者
可函國光印
書局接洽

此書送閱每本祇取郵費一分欲躉購
送人者每百本收印價四元二角

學佛篇目錄

勸研究佛法說

說習氣

脩慧說

說佛法之利益

因果之理必通三世說

業命說

附王小徐先生科學之根本問題

第一次家庭佛學會紀錄

第二次家庭佛學會紀錄

第三次家庭佛學會紀錄

第四次家庭佛學會紀錄

王小徐居士答葛志亮君佛教疑問

覆葛志亮君函

覆星加坡李俊承君函

王小徐居士答周美權先生書

再覆曾伋厂表兄書

記暹邏國治日進 附評 (譯日本東方少年雜誌英文)

王小徐居士撰佛法之簡短說明

英國比丘馬德顯傳

佛教流行美國之推測

德國之佛教居士林

實行乞食制之美國比丘

英國佛學社近況

勸研究佛法說

聶其杰 乙丑五月

佛法博大圓通。而又平實堅固。凡稍具慧眼。能讀大乘經典而肯精心修習者。則能愈造愈深。愈見其博大圓通。而亦愈歸於平實堅固焉。故般若經以金剛爲名。喻其堅固而不可壞也。然金剛豈果足以喻佛法之堅固哉。天地有盡。日月可滅。一切有爲之法可熄。而佛法不可壞。蓋世間一切物。堅固貞恆如山河大地。金剛寶石。皆具必變必壞之理。故世間實無不壞之物。惟知其終壞。故知其目前之存在。乃暫而非常。幻而非真。惟其非真非常。故知沾戀此一切物之人。我衆生。亦隨之流轉。成爲暫幻。亦從可知。凡能不滯著於此暫而幻之一切物與法者。則真與常之道存乎其間焉。佛法者。導人以歸真反常之路者也。自世人之眼光觀之。則百年亦壽矣。宇宙亦大矣。庶類亦衆矣。飲食男女富貴功名亦樂矣。得之者欣喜。感謝之不遑。不得之者豔羨營謀之是急。而自佛眼觀之。則但見其貪瞋癡妄。妬嫉爭殺。憂怨煩惱。疾病死亡。不僅此也。又見其恩親冤怨。疊互報償。畜體人形。遞相噉噬。六道輪迴。長劫流轉。迷惑顛倒。各不自知。逐妄謂真。認苦作樂。此釋迦如來所爲慈悲垂愍。現身說法。欲度羣迷。同入覺路者也。無如衆生業障深重。呼之

不寤。啓之愈疑。佛以清明之眼。視三界如火宅之不安者。吾人以業障之識。認六塵如蜜味之難捨焉。見地之不同。固有如此者。夫常人之智。去聖甚遠。然他人有過。見之則明。訾議非難。雖三尺童子。猶優能之。其不見人過。不談人過者。吾見亦罕矣。至於常見己過。而勤於省察。誠心悔改者。亦千萬中不得一焉。見人過則明。見己過則闇。惟見人過。故我慢益深。不見己過。故我執益重。總之迷而已矣。迷者不覺之謂也。惟其迷而不覺。故陷於罪網。趨於險途。安於苦趣。淪於惡道。舉世間一切煩惱罪苦。何莫非迷之爲害也哉。佛者覺之代名詞也。去妄返真。背塵合覺。謂之佛。離真逐妄。背覺合塵。謂之衆生。佛與衆生。原爲平等。何以故。以一切衆生。同具佛性。與佛初無差別故。故佛視衆生。一一皆佛。而以迷故。失其本性。入一切苦。不得解脫。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吾人所具之真如本性。聖與凡同一故耳。論佛法之極。則須明心見性。脫離輪迴。斷盡惑業。成等正覺。其義深遠。初非常人所能了悟。惟佛示生。欲度羣衆。故其說法。方便隨緣。大小乘經。卷數千百。契理契機。各以因緣深淺受悟。故入佛成佛。其道至廣。其途至近。大藏經典。浩如煙海。皓首窮年。不能盡讀。然不識一字者。亦自能與彼遍讀大藏經論之人。同證佛果。

陸象山曰。我雖不識一字。也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此卽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儒家之言。凡聖無別者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其程序爲定靜安慮得。其工夫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此亦惟在於精勤之修習。雖不識一字。儘可辦得。不待讀破萬卷而後能也。故有博學多聞之士大夫。而悖禮蔑義者。則名之曰禽獸可也。亦有目不識丁之愚夫愚婦。而居仁由義者。則稱之曰聖賢可也。故知作聖之道。在存心制行。不在博學多聞。求己則當下具足。務外則徒勞無功也。惟佛亦然。故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因佛性本然。當體卽是也。明乎此。則吾輩固具作聖作佛之資。然而不爲者。豈非自暴自棄也乎。顧世人於自心本具之道。多漠然置之。而欣羨乎功名富貴。且營謀之莫不盡竭其智力。然而未必能得。或得之旋失。且以致禍。何哉。良以其所求在外。而非由己故也。若夫修身養性之事。則己所自主。非他人力所能及。富貴雖難致。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良以其求在我。而非在外故也。故趙孟可以使人貴賤。聖賢佛菩薩不能強人使成聖佛。內與外之不同也。其故可思矣。或曰修身養性之事。孔孟言之詳矣。何爲而必學佛。且佛出世法也。其道難行。非可盡人而學。則何不專求之孔孟之言乎。答之曰。凡世

間法。孔孟盡之矣。然吾人豈惟生是世而已哉。前乎此生。後乎已死。孔子所不言。則有待於佛說焉。蓋我佛如來。以歷劫修證。成大正覺。得大智慧。具大神通。故其眼光透視一切。前劫後世。微塵世界。一一明了。如指掌紋。我輩衆生。未了生死。不依佛說。從何解脫。吾嘗思之。吾人有生。譬猶居室。孔子之道。如居室中。四周有牆。上有瓦覆。下有地載。室內設備一切用器。莫不悉具。吾人自母胎降生。以至終老。所需之物。俯仰具足。無待外給。乃至几案牀座。陳列有序。圖書珍寶。燦然美觀。飲食衣服。隨時供給。誠無遺憾之足言矣。此世間法。當以孔子教義爲集大成者也。然而吾輩來有所從。去有所往。曷因而來。往將何止。此室中人。亦當計及。何以故。此小室中。不能常居。來非由己。去不自主。譬如旅宿。明旦將行。若不問明途徑。方向茫然。就道將何投止。逆旅主人。款我周至。賓至如歸。所求無缺。惜此館舍。不能將隨辭館登程。須作他計。佛名大覺。如指路人。熟知山川道途。夷險更知。前程宿泊之處。道有數途。宿有多所。其間美惡。頗爲懸殊。告行路人。善自選擇。此指路人。亦有居所。室無牆壁。亦無覆載。以大覺故。洞矚無際。橫觀十方。豎窮千世。故所指導。真實究竟。遵之而行。庶得安穩。儒佛之異。蓋如此耳。蓋儒者之道。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所以修身治世之法備矣。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所以立教勵行之目詳矣。然佛亦住世。固不廢世間法。其爲世間人說法。亦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等。其所異者。佛所說法。重究竟義。何謂究竟義耶。卽此居室牆壁覆載之外。一切景象物事。來源去路是也。孔子不言天命之所以然。不說鬼神生死之事。蓋儒家之正宗。專以日用人生立教。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然世界固不以吾人所居者爲止。此世界中。亦不以人類爲止。人類亦不以此生爲止。此皆事實之彰彰者也。假令此世界外之種種界。與人類無關。人類以外之萬物。與我無關。我生以前至死以後。與現生之行爲。命運無關。則吾人亦何事研究及此渺茫之事耶。惟佛慧眼洞見此一切色相受生之世界人物。皆爲吾人業力因緣之所成就。天人鬼畜。罪福因果。遞相輪迴。末由超脫。以業障故。不自明覺。不能得見十方三世六道衆生互結之緣。惟逞迷情。增造惡業。享福報者。富貴安樂。益迷本性。恣情享用。肆作威福。凌虐他人。暴殄萬物。方自以爲此天所命。（註。紂王暴使其民。百姓怨叛。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何能爲。王莽亦言。天生德於予。漢兵其於予何。耶教言。猶太爲天之選民。餘稱外邦人。不與齊等。又言天生動物。供人之食。皆此類之見解。）

受苦報者。夙世有業。不知懺悔。肆身口意。又增新業。設此迷衆。忽得慧眼。則能視見。今生受命之所由來。貧富貴賤。智愚窮通。悉爲夙業之所招致。又見今世父母。妻子。友朋。仇怨。悉爲夙世之所交與。或爲恩人。或爲怨家。或爲債主。或爲逋負。今來報償。各如其量。又見所居世界。於三千大千中止一微塵。上有佛土。天道。下有鬼畜地獄。除佛土外。餘皆輪迴於生死苦海。不得超脫。又見吾人。生世號稱百年。在無量劫中。纔一刹那。前有千萬億世。後有無窮盡時。在此過去劫中。忽然生天。生人。忽然爲鬼爲畜。皆從受人身時之一刹那頃。造各種善業惡因。還於盡未來際。收各種福罪果報。又見此世界內一切衆生。人形畜體。罪福報應。各各以其業力。因緣。造成。今生形相。命運。又見吾人自身。各具妙覺明心。真如佛性。於清淨中。得大自在。惟因業力。致起障礙。一點靈明。變爲昏翳。染幻妄緣。呈顛倒相。貪瞋癡慢。習爲自然。殺盜淫妄。安之若素。竊取虛名。耽逐貨利。爭勢爭權。誨淫誨盜。致使子孫。情逸驕縱。而歸覆敗。樹立怨仇。嫉恨傾陷。以取禍害。作僞心勞。至死不悟。一旦無常。究竟何有。止餘惡業。隨身不去。更入三途。徐徐受報。如此等等。世間情事。各以因緣。糾結變幻。於慧眼中。一一皆見。又復還見。吾人一生。從少至老。從朝至

暮心隨境轉。煩惱不斷。或於蚊睫蠅頭。爭奪貨利。較錙計銖。念念不息。見世間物。一一可愛。惟願是物。盡爲我有。更有美色美聲美味。一切可欲。見取不捨。以此貪念執著牢固。不能解脫。又或功名場中。爭竊虛榮。揚己抑人。多行虛僞。出言行事。起心動念。專爲他人觀聽之故。積虛僞心。遂成驕慢。發爲仇嫉瞋恨等念。因此我見執著牢固。不得解脫。又或業障蔽錮。無明熾盛。抱頭狂行。蒙眼摸索。於摸索中。自謂全見。執妄謂真。認小作大。將虛說實。指邪爲正。於顛倒中。執我爲是。由此愚癡更增惡業。身口與意。不知戒制。任縱肉慾。求快口味。由此演成殺盜淫妄。以如是業招如是報。遭殺遭淫。遭欺遭盜。天災人禍。譏讒橫逆。彼愚癡人。莫明所自。是貪瞋癡名曰三毒。互爲因果。循環不息。愚癡爲病。貪瞋以生。貪瞋作業。還長愚癡。吾輩衆生。於中生活。迷蒙醉夢。不得醒覺。偶有機緣。忽然醒寤。頓照前迷。貪瞋等害於覺眼中。一一皆見。吾人衆生。迷多覺少。迷經百年。覺難一瞬。此一瞬中。幸得醒覺。便是夙世修積之果。亟應醒澈。猛省覺照。勿任昏沉。又復迷去。又衆生中。癡多慧少。百千萬中。慧難一遇。幸遇其一。指點迷路。便是善業所種之緣。應卽勇猛研索究竟。不堪荏苒敷衍過去。釋迦如來。度衆示生。於羣迷中。爲大覺者。以慈悲

心運廣長舌。示苦樂途。指迷覺路。立大宏願。度無量衆。出生死海。超煩惱境。所謂佛法廣大圓通。平實堅固。是真實義。由佛慧眼。照見一切。依實而說。不由揣測。愚人無智。但信所見。其不見者。疑而不信。皆由惑業。結爲蔽障。縱有見聞。無緣得悟。大抵世人。法執爲病。喜有爲法。成剛強性。於此等人。欲學道者。須自卑下。發空觀心。由此熏修。則得正見。又有等人。弛懈爲病。貪安就易。辭難畏苦。聞佛戒行。望而卻步。於此等人。欲學道者。須自明決。發恭敬心。勇猛精進。則入覺路。佛所說法。千言萬義。各以因緣。隨機而立。皆方便門。皆究竟義。博如烟海。約以一貫。其道爲何。曰戒定慧。試以儒學推衍其義。蓋學道之要義。儒與佛同。儒以明明德爲極。則佛以得正覺爲究竟。明德以平天下。正覺以度衆生。其義一也。至其致明致覺之道。亦同一揆。儒言知止定靜安而後慮得。猶之佛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慧卽始覺。合本覺之正智也。大抵吾人性靈之汨沒。皆由事物之紛擾。去其紛擾。靈明自現。所謂慧明。非從外得。譬如寶鏡。蒙於塵垢。塵垢一除。光明復現也。至於致定靜之法。儒佛復同一轍。儒言知止。佛教持戒。止至善者。斷之以禮。視聽言動。非禮則止。持佛戒者。殺盜淫妄。並酒而五。謹身口意。絕貪瞋癡。都攝六根。常住淨念。持戒之

道於斯爲至。衡以儒學。初無二致也。或問曰。儒佛修持。旣同一法。吾輩素讀儒書者。何必又抑求於佛法乎。答曰。吾前旣言之矣。治世之術。律身之學。儒家之言。備矣。然而天命之本源。人物之因果。是皆與吾人存心養性有甚大之關係者。儒家闕而置之。非究竟義也。今世人之以學佛爲難者。以戒肉食爲最。以其難也。則設爲種種辯詞。以護其短。夫肉食之不安於禮也。非僅爲輪迴受生人畜所共而已。卽令世間實無輪迴之事。而動物之含靈具識。在在可見。何容忍置。例如母雞奮翼以衛雛。孤雁哀鳴而覓侶。蜂蟻有法以治羣。犬馬銜恩而報主。其仁其智。其禮其義。異於人者。幾希。殺而食之。毋乃於惻隱之心。有未盡乎。儒家於肉食一事。雖無確定之主張。孟子於此問題。則嘗有明白之表示。其言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稱君子遠庖廚爲仁術。此其言有深旨焉。術者權宜之謂。以顯別於義之正善之至者也。朱註爲預養是心。以廣爲仁之術。繹言之。卽留以爲達之熟之地。亦猶佛家之五淨肉。爲不能遽斷肉食者。開方便法門。夫孟子旣認遠庖廚爲權宜方便。則其不以肉食爲安於禮也。意甚明顯。觀其敷陳王政數言七十者可以食肉。朱註謂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則其以世

法習慣未易遽改。姑爲此嚴格之限制耳。此皆孟子充無欲害人之心以仁民而愛物立教之深意也。蓋孟子言仁義至精。而仁義必安於至善。非可敷衍從事淺嘗輒止。故其言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審是則雖有不忍見死。不忍食肉之心。而不能達之。以見諸行事。自孟子觀之。猶不仁也。王陽明曰。知而不行。猶無知也。則孟子視仁術。爲未熟之仁。可知。而此知遠庖廚之心。終有待於熟之功。亦甚昭然矣。不然。孔門以格致誠意爲學問工夫者。此等天理人欲之關。是非幾微之辨。正當推勘入裏求一明白底着落。勿使有些須含糊隱藏於中。以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自慊於心爲止境。曾謂孟子之賢。而以此掩耳盜鈴之術爲至善之義乎哉。如來說教。重究竟義。故於肉食問題。積極主張。定爲戒律。使人必致其知。以達諸行事。蓋不如是則止至善之義有未安。而明德親民亦必不能臻其極。今證以孟子之言。而佛之教義益究竟安穩堅固而不可破矣。於此足見佛法精義。得孔孟之教乃益彰顯而無所抵觸。故佛教始於印度。而獨昌於中國。因其有歷代學者能本其孔孟心性義理之學。以印證發揮之故耳。是故言治平之道。則雖值今日國際糾紛。

民生艱困之時。求之孔孟遺言。蓋概括而無遺漏。應用而無不適當。然欲窮是糾紛艱困之所由。與夫禍亂殺業之所本。則須通三世之因果。明業力之感召。凡此日世間一切事相之生滅變幻。一一有過去時間同量事相之糾結。因緣與之相對相印。各如其量。而自爲消長。肉眼不見。佛則洞觀。故愍衆生。教勿造業。訓誨叮嚀。惟此一事。故言衆生畏果。菩薩畏因。蓋果有盡時。因無窮際。前途茫茫。言之可怖。如何而免造業。則當慎守佛戒。餘貪瞋癡。謹身口意。儒止至善。佛教念佛。以念佛心。卽是佛故。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塵障掃空。感應道交。及至臨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履佛地。永不退轉。終證菩提。圓成佛果。此大乘教義也。最上根人。固如是修。如是證。最下根人。亦如是修。如是證。以如來之慈悲平等。衆生之佛性平等故也。所願見者。聞者。悉皆力敦倫常。恪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自可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矣。何幸如之。何樂如之。古德有言。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遇。淨土橫超三界之法。更爲難遇。我等幸而已得。已遇。可不生信發願。努力修持。以期同登覺岸而後已乎。

右文先已於乙丑三月刊印小本。予旋於六月赴普陀。求教於印光法師。蒙改

正二三處。法師尤注重末段。謂無論上根下根。當以淨土爲歸宿。原文有人天福報方便法門等語。恐人誤會。又致迷墮。其茲悲懇摯之意。至可欽感。其杰識

說習氣

聶其杰

乙丑冬月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古語有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夫習者何物也。所移者又何物也。吾人蒙童讀書。自三字經始。卽知習相遠之言。然鮮有深求其故者。故終其身爲習俗所移。而莫或自覺焉。聖人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者也。察病者癥結所在。因而投藥。孔子悲夫習染之移人也。故特揭而出之。使人知致力於不可移之學問也。吾人亦常論人。動謂某也有習氣。某也習氣甚深。世固多習氣特重之人。睥然見於面。施於四體。形於言語行事者。尤易觸吾人之目。望之而生厭。然假令吾輩能反觀內照。則知自身未能免於習氣之染。其視彼人亦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習氣之名詞。始見於佛經。華嚴經云。斷除一切煩惱習氣。蓋儒與佛教人著手致力之事。不外乎掃除習氣。所謂克己者。克除習氣也。斷除習氣。則復禮而歸仁矣。所謂閑邪存誠。去欲存理。胥此意也。而